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五季

王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歐史綱目俱作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為順國順德今依通鑑節度使安重榮既誅晉改

鎮州成德軍為恆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范陽人為副使瑜為重斂于民恆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尚書省尋罷之齊邱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邱知尚書省事

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從之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突厥部人為龍武大將軍彥澤先為彰義涇州軍號節度使殺其掌書記張式決口剖心式斷其四支

父鐸詣闕訟冤晉主以河陽帥王周代彥澤鎮涇州彥澤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

奏彥澤在鎮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

兄上言彥澤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

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罪語甚切

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

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

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彥澤在鎮屠戮無辜凶殘肆惡雖有行陣微勞亦不足抵其罪晉主僅以降削示罰實為過縱使當時執法不阿安有封邱斬關之禍乎

漢主龔殂子玢立。漢主龔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昌。龔諸子名俱依歐史輯孝謹有智

識。與右僕射王勰謀。龔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當漸小爾因泣下歎歎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

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龔爲人辯察多權術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窮奢極

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桑頭垂涎及殂洪度卽

位。更名玢以洪熙輔政。

五月唐以宋齊邱爲鎮南節度使。齊邱旣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

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爲遊

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邱鎮洪州。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是爲晉出帝遼主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悵成疾。一旦馮道獨

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時晉主在鄴都殂于保昌殿道與侍衛

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卽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

祖。晉主敬瑭廟號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尤溪口也在延平府南平縣南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有神降于博羅縣。秦置今屬惠州府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

一其禱其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于是羣帥共奉遇賢為主，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端州人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後遇賢為漢所敗，告於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將邊鑄、白昌裕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黨大懼，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邊鑄、昇州人。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

字去環，曲周人。

曰：「賊城已危，我師

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劉詞

字好謙，元城人。

帥突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冬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繒錢十七萬，又散賣鹽。

所以

斂民錢，言事

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于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勗欲增求羨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斂之如故。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以為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

準並同平章事。

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大悅。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曦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泉州

刺史余廷英貪穢，略人子女事，覺下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曦召見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后，未幾遂以廷英為相。於是校書郎陳光逸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

閩奴在漢
額利在唐

癸晉天福八年，南唐李璟保大元年，殷王延政天德

卯元年，南漢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鎮。

春二月，晉主還東京。

晉主即位於鄴，都及是始還汴。

晉主之初即位也。

凡中國入寇以中土體例固應如是即宋室運際微夷然自共主位號猶存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姬惟恐不及若仍書入寇則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不經矣我國家開初之末造國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之以統系予之至順治元年定鼎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編土猶於

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遼戰。于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遼主擊晉。遼主頗然之。晉主聞遼將南侵。遣東京。然猶與遼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主昇昶。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邱亟稱其才。唐主以環年長而止。嘗如環

宮。遇環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逵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逵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

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辯中理者亦斂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

今陛下尚未能去鐵噴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巳。本彭城人。徙歙州。為齊王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陳覺相結。又

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屢言覺延巳等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廬陵人。

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感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環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

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

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蔚從孫。曰。先帝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奸人

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尚書。楊思恭。建陽人。為兵部尚書。諸同平章。

一錢故綱
目三編所
紀並不遠
絕其詐為
禍王者使
能奮發有
為安見不
可擬于南
宋臨安之
局惟是天
心既已厭
明人事復
不能自振
長江不守
統系於是
終絕則福
王之所係
於明紀者
固不同唐
桂二王之
竄徙無常
及宋末昂
昂之流離
瘴海此正
千古不易
之通義也
此條目將
舊書遂將
入寇壓襲

射錄軍國事。國小民貧。軍族不息。思蒸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角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已而承祐上書陳十事。首以兄弟相攻為言。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放歸私第。

三月。唐主璟立。唐主卽位。大赦改元。秘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宋齊邱待

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為才。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援引。雲政事。唐人謂之五鬼。馮延巳之弟一名。體查文徽字。光慎。休甯人。

漢晉王洪熙。弑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

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

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洪熙使道庠思

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洪熙卽位。更名晟。以洪昌為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晟既立國中議論洶洶

謝中外不從思潮等祖洪泉謀反殺之於是晟欲盡殺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先遣盜刺殺之其後諸弟洪澤等俱見殺而劉思潮等亦被誅

夏四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數。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數。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遂為燕王。唐主緣烈祖。李昇廟號烈祖意。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

景遂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景遂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五季

漢唐書法
不思彼時
中國已瓜
分瓦解不
成正統而
石晉得國
之本又由
於父事
遂及重貴
繼立好事
者嗣以書
臣爲恥然
仍無虛日
以是擄禍
即聞愚駭
無識之人
以祖冠孫
有不所然
而笑者哉
是當用兩
國互伐之
文書後以
正其誤且
使後之守
器者兢兢
業業不敢
失其統以
實取辱殊
不失春秋
尊王之本

又立景還爲保甯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湯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國使。回國務之使也。主典喬榮。既而歸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還以爲回國使。

往來取易于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于獄。凡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

遼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

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

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

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繫之。桑維翰屢

請遜辭以謝遼。每爲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

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初。高祖愛少弟重唐。養以爲子。娶馮濛。定州人。女爲其婦。重唐早卒。馮夫

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至是。立以爲后。頗預政事。兄玉字景時爲鹽鐵判官。擢爲端明殿學士。與議

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侵。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

告于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昔得

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晉置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北微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為青陽。唐縣今屬池州府公遣歸九華。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邱樹黨傾之。宗泣訴于唐

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忿懣。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

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益甚。

晉旱。水蝗。民大饑。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

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効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

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即杜重威避晉主諱去重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

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于民。復滿百萬斛。閭閻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

許。曰。吾為觀察使。節度兼觀察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楚作九龍殿。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

身一龍也。先是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故財貨豐殖。及是用度不足。重為賦斂。民多逃亡。各失其業。又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拔

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逸。膳玉食。府庫盈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馬懷吞噬之志。荆洛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

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恆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慎諫。吾見其千口。嗚呼。無日矣。希範益怒。

小人庸妄
誤國顧如
是哉
轉本書生
不能燭理
奸偽固守
罪然拒守
赴井向不
失經經之
節徐無黨
乃謂其可
戰不戰委
州以失貝
爲死事持
論不免矯
枉過正

遂終身不
復見之

甲晉開運元年是歲。春正月。遼克晉貝州。權知州事吳繼死之。晉遣兵以禦遼。遼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思

子將兵南侵。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

令溫河間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繼權知州事。繼至而遼兵至。繼

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繼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遼主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軍

自南門入。繼赴井死。遼遂破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常山人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旣而罷之。唐主決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

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

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閭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

有不通者。陛下新卽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

前敕。耳。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其罪顯不重於儼乎。今

日反見防邪。晟遂罷之。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遼。晉主以景延廣爲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

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遼兵至黎陽。晉主至澶州。遼

主屯元城。遼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遼于黎陽。復遣譯者致書于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遼。偉王于秀容。遼兵遁去。

二月。遼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

河陽人

等分道擊之。遼兵敗走。

晉博州刺史周儒降遼。又與楊光遠通情。引遼

兵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

應州人

薛懷讓

太原人

將兵

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遼兵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遼兵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

遼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遼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

遼兵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初遼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

馬家口恐患所得民脅殺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彝超之弟

侵遼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遼。知遠屯樂平

注見前

不進。

三月。遼侵晉澶州。不克。引還。

遼主僞棄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邱。

在衛輝府濬縣詩送子涉淇至于頓邱即此

以俟晉軍。與恆定

之兵合而擊之。鄴都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

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于遼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遼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兵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遼兵引去。遼主帳中小校亡來云。遼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重遇。以前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

結昏以自固。閩主曦心疑之。

曦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曦后李

氏悍而酗。酒以賢妃尙氏有寵。妬之。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二公奈何。會

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于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

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

殺之。以重遇總大軍。禮部尙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文進殺之。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遂稱藩於晉。晉以爲閩國王。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爲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瀘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爲上下所

延廣構成
遂疊兵革
相擊身膺
專圖既坐
禍威城之
圍而不救
及軍儲不
給括率民
財閭閻驚
擾又復因
緣國利民
於不問其
罪實無可
還乃晉主
若問聞知
方倚任以
貽殃宜旋
其禍不旋
踵也

惡晉主亦憐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晉因遼兵屢至。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

多從吏卒。攜鎗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

三十七萬。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字子元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

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

緡錢十萬會審信他出拘其守藏吏指取一困已滿其數

六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

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又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

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

事中。書舍人楊昭儉字仲實長安人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桑維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折西河大姓從遠字可久雲中人為府州唐置今葭州府谷縣是團練使。初。晉高祖割地以賂遼。府州與焉。會遼欲盡徙

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以李慎儀為承旨。劉溫叟字永齡洛陽人崇望從孫徐台符武彊人李瀚范質字文素宗城人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邊。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

廣于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

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期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

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維翰召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遠兵之至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領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勸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

之資也何憂乎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泉州永春人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朱文進以其黨黃紹頗為

泉州刺史。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

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于從効家。從効給之曰。富

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踴躍。操白挺踰垣而入。

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延政族子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臨淮人家泉州。齎詣建州。延政以

繼勳為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文進開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從効與戰大破之

光遠反側無常降又非出其本心留之適以貽患明正其罪誅之不爲過當而乃陰遣人殺之其誰欺乎劉友益以晉不能明正其罪例諸李輔國之書盜殺是也至承勳到父以降與光遠之忘君而叛者罪逆相等乃殺其父而官其子是何德勳然五季之亂亦無一可與諸倫理者矣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刳其父以降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遠援兵不至楊光遠

稽首于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邱濟

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刳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晉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

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後遼主人汴責承勳以殺父斬之

閏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先是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遣行營都虞

候邊鎬等以兵擊延政屯建陽唐翰林待詔城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嘗爲賈人習知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遣表請擊延政且言必克唐主從之遣邊鎬以

兵從文徽及循伐殷至蓋竹聞泉州漳三州已降於殷退屯建陽城循屯邵武爲民所執送建州斬之蓋竹鎮名在建陽縣南建陽晉縣今屬建甯府邵武三國吳置縣宋改軍今爲府屬福建及是吳成

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

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

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

送建州

遼復侵晉遼復大舉侵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

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遼主以大兵繼至建

牙于元氏晉主憚遼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于是惴惴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

整

乙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
已國三鎮殷收而亡春正月遼兵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

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

在衛輝府滑縣東北

遼侵邢磁洛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

琦悉兵陳于相州安陽水

即河水注見前

之南皇甫過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

吐谷渾部人

將數千騎前覘遼兵至鄴都

遇遼兵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遼兵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

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過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遼所擒遇曰知敏義士

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而還俄而遼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爾日且

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

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藉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遼兵

解去遇等乃得還遼亦引軍還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遼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晉主疾小愈河

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虜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

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爲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殷改國號曰閏閏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

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諷將兵衛之賞林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

知遠爲晉
都統擁兵
太原觀其
顧所及
於勢非
不洞曉然
未聞一言
爲晉畫策
蓋以意在
自圖故安
心坐觀成
敗則歎語
罪私慮之
乃深幸之
也其後抗
顏改號稱
帝猶假出
迎壽陽驛
爲不忘故
主掩耳盜
鈴其能市
名欺世乎

拒唐之命晉國望曰江灌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望敗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泉州兵分守要害赤嶺在建甯府崇安縣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遼克晉祁州唐末置今刺史沈斌下祁人死之遼以募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遼以精

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遼兵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乃折矢盡靈爲國家死爾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破斌自殺

晉以馮玉爲樞密使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太原人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

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實爲僕夫後謀高祖帳下有寵於晉主性纖巧與彥韜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聞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彥璉去之

三月閻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閻主延政遣兵討之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閻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

亂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珩亦叛閻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珩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相

與迎之。立以爲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

五千會漳泉兵討嚴明。

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嚴明無他方略但於嚴

兵權盡歸之因大閱將士刺殺卓嚴明自稱威武留後

奉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唐以仁達爲節度使

遼遣軍南下。晉都排陣使符彥卿等擊之。遼兵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

遼置晉爲保州今直隸保定府是

降之。取滿城。

唐縣今屬保定府

獲遼二千人。取遂城。

唐縣故城在保定府安肅縣

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主

還至虎北口。

即今古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兩崖壁立舊有營城據山巖

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

至陽城。

在保定府完縣東南後漢書郡國志蒲陰縣有陽城即此

遼兵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遼兵踰白溝。

河名其上流爲巨馬河出易州涿水縣至定興

新城爲白溝河其下流逕雄縣爲會同河入於定

而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

角爲行寨。遼軍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萌。人馬俱渴。至曙。風甚。遼主

坐奚車。

奚人所造之車中

命鐵錫。

遼謂精騎曰鐵錫

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

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

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將齊擊賊。又

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

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并州晉人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